

H 闲话文人 鲍海英

傅斯年的爱



傅斯年一家。

大凡大师，除了具有很强的学术精神外，在他们的身上，往往还闪耀着仁爱的光芒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专家傅斯年，著作等身，成就斐然，他对身边人的仁爱，读来让人万分感触。

1950年12月23日，一代国学大师傅斯年逝世后的第三天，一群好友和学生依旧围坐在奠堂，久久不愿离去。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被这份真情所感动，哽咽地讲起丈夫的往事。

那是在傅斯年逝世前的一个冬夜，天气很冷，他带着病躯，穿着厚棉袍在伏案写作。因为次日还有会要开，她催他早点休息。他搁下笔说，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《大陆杂志》赶文章，急于要拿到稿费。他继续写，又说，等钱到手后，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为我缝一条棉裤。我的腿怕冷，西装裤太薄了，不足以御寒。

傅老一贯桀骜不驯，张扬洒脱，临死前夕竟要为一条棉裤而赶稿，着实令人吁嘘。众人感叹起来，一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住，含泪掏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，塞进俞大彩手中，说，其实先生答应我写稿，本是让先给稿费。他盘算着一半留作家用，一半做棉裤，后来测算出棉花的料子太贵，舍不得做，让我把钱存着，日后留给你们母子。先生说你嫁了他，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，这笔钱一定要留给你，算作是最后的爱。

俞大彩手捧装满钱的信封，泣不成声。这时，有个学生又走过来，搁下一叠钱说，它们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。先生视我们为自己的孩子，领到稿费后本想用来做棉裤，听到学校最穷学生的境况后，就捐出了大部分，只留下这二十块，打算请我们吃锅贴。如今先生走了，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呢？

都说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众人错愕不已，董作宾却缓缓地说，因先生在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己，在朋友前要表现出爱家人，在学生前又要表现出爱弱者，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的人，他才把稿费给“用”了三次，这可是他最后的爱呀。

终于明白，傅斯年在最后时刻，念念难忘的，是对朋友，对家人、对学生的仁爱，读来让人温暖不已。
周

H 市井烟火 孔见

一片汪洋

在我的想象中，家乡的概念总是跟一条河流联系在一起的。如果没有波澜壮阔、淘尽千古英雄的大

江大河，卵石间一脉涓涓流淌的小溪也是可以的。连一脉溪流都不经过的地方，叫做家乡就有些差强人意了。至于挖井安家，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。

海南岛上有一百五十四条河流，它们都发源于中部隆起的山脉，然后向四面八方流去，最后在大海的深处同归于尽，化入鱼的呼吸。在这些水系中，最适合作家乡的，恐怕要数万泉河了。我这么说，不是因为它已经出了名，被南腔北调地唱进歌里，而是它时刻散发着一种母性的情怀，能够哺育万物，不会有枯竭或断流的担忧。万泉河原本是海南第三大水系，现在，如果不在乎长度，从流量来计算，已经是海南第一大河流了。雨季的时候，河水丰沛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穿过琼东大地，萦绕着一个个古老的村落。其中有个叫霞朗的村子，就是王锡均先生引以为豪的家乡。种满槟榔树的院子，一进进用青砖砌起来的房间，一种挥之不去的湿气与乡愁，在咿呀的水声中千丝万缕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他的写作就从这里开始，至今都无法终止。

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就在报刊上看到王锡均先生的文字。那是地气充盈的写作，使用的都是自己切身的经验，记叙的也多半是山水风光、民俗风情，还有一些人文往事，不少是散落在万泉河两岸土地里的，当然，也有南海上捕捞作业的事情。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篇题为《做海》的散文，讲的是渔民到南沙捞取海参的故事。一个邓姓的年轻渔民潜水作业超时，发现氧气耗尽，慌乱之中紧急上浮。由于上浮速度过快，出海面时候，七窍和指甲缝出血不止，旋即气绝死亡。同船渔民为他沐浴洗身，用木板钉成一个简陋的棺材，在尸体周边裹上厚厚的盐层，然后轮流上香守灵，穿越千里波涛送其回归故里。事情的过程闻所未闻，可谓惊心动魄。这篇作品，被发表在我所服务的《天涯》杂志上，还收入了多种选本。尽管我已是一个相当资深的海南人了，但阅读王老先生的作品，还是让我眼界大开，长了不少见识。

人如其文。还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就有幸结识了王锡均先生，他是个谦和且有趣的人，不温不火，门户洞开。或许是吸纳了岛上过剩的阳光，他的面庞显得有些黧黑，但性情相当舒朗，看起来是一个可以讲道理、商量事情的人。只是带有浓重琼海口味和鼻腔的普通话，间夹着三两声咳嗽，听起来有些费力。作为琼海作家协会的创办人，他热心公共事业，办杂志，组笔会，搞采风，把地方文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。卸任之后，一度看不到他驼背的影子，打听起来，说是回老家去，身体不好，甚至已经很不好了，似有万泉入海之意。没想到，这两年他又从地里冒了出来，咳嗽变成了哈哈哈的笑声，极具感染力，想必是活出一些境界来了。年近九旬的他，不仅要写作，而且要出版文集。

近日读了这本文集(《王锡均文集》)，面对年近九旬的王老先生，面对他身后汹涌澎湃、势不可挡的万泉河，我就像和尚吃肉，破了不为他人写序的戒。

岁月慌忙，草木争春。举目望去，万泉入海之处，波光潋滟，一片汪洋啊。
周

H 百味书斋 明斋

隔代之亲

家乡谚语：“人老隔代亲，爷奶疼小孙。人间天伦乐，咱是中国人。”午后观书，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《我的祖父祖母》，恰好可作诠释与印证。

一般情况下，祖母对于孙儿的疼爱，更为感性一些，除却衣食冷暖方面的关注之外，还在于心理的慰藉与灵性的启迪。汪曾祺的祖母谈氏夫人，出身于诗书之家，知晓礼仪，勤劳善良，吃斋念佛，友睦邻舍，由于汪曾祺的生母英年早逝，她给予孙儿的慈爱也就格外深厚。汪曾祺在文章中回忆说：“祖母很喜欢我。夏天晚上，我们在天井里乘凉，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，躺在竹床上给我‘说古话’(讲故事)。有时她唱‘偈’，声音哑哑的：‘观音老母站桥头……’这是我听她唱过的唯一的‘歌’”。寥寥数语，笔墨素淡，而场面历历如绘。可以说，就是在这样的寂静安详的夏夜，在祖母的絮絮叨叨的述说以及咿咿呀呀的吟唱声中，汪曾祺完成了文学艺术的最为原始的启蒙。

相比之下，祖父对于孙儿的疼爱就会含蓄一些，洒脱一些，宏观一些，他会把满腔的爱意与浓厚的情感紧紧地控制起来，不轻易外露，不随便张扬，更多的是以其自身的行动与修为，默默地给孙儿树立懿范，施加影响，如春雨洒向大地，如清流灌溉园圃，绵绵柔柔，润物无声。首先，他需要考虑的是孙儿的健康成长，那关系到家族血脉的延续。汪曾祺幼小时体质较弱，祖父汪嘉勋整天担心他活不长，于是，就按照传统习俗，为孙儿认了好几个干妈，还在和尚庙、道士观里寄了名，拜老道士为干爹。每年端午节，老道士就会派小道士送“符”到家里来，并亲自张贴在堂屋的门楣上，藉此达到消灾避邪的功效。到了晚年，汪曾祺还在其散文《端午的鸭蛋》中饶有兴趣地回忆这一习俗道：“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。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，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，还有两把小纸扇。符送来了，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。一尺来长的黄色、蓝色的纸条，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，这就能避邪吗？”避邪与否，现在看来确实没有深究的必要了，但是，这一举措中，实在是寄托了祖父对于孙儿的美好的愿望和绵绵的爱意啊。

其次，祖父还要考虑孙儿学业的提升与情趣的培养，这关系到家族中文化的传承与门楣的光耀问题。汪嘉勋虽然出身民间，靠着自己的精明与勤劳，把全家领进了小康生活，说到底他还不失为一个气度恢弘、格调雅致的人物。

据汪曾祺回忆说，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眼科医生，家里有两千多亩薄田，开着“万全堂”和“保全堂”两个药店，由于药品齐全，品质上乘，童叟无欺，信誉度高，所以生意特别红火，就连城里其它药店的伙计“生了病，配方抓药，都不在本店，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”。而祖父本人，则性情淡泊，洒脱超然，“不到店问事，一切都交给‘管事’(经理)。只到每年腊月二十四，由两位管事挟了总账，到家里来，向祖父报告一年营业的情况”。祖父的兴趣在于古董字画，并且很舍得掏钱购置。汪曾祺直到晚年，对其祖父的珍藏，诸如明代的“大雾红花瓶”、明代的御造“浑天仪”、马远绘的四幅小屏条、吕纪绘的“报喜图”、郑板桥绘



1961年，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。

的六尺大横幅兰花、陈曼生的隶书对联、汪琬的楷书对联、蕉叶白大端砚、《云麾将军碑》拓本等，还能够一道来，详加评点。祖父对于古董字画舍得掏钱，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需求则俭朴寒素，一枚咸鸭蛋须分两顿吃完，最大的享受也就是晚间小酌以后，乘着酒意高声吟诵唐诗名篇，藉以抒情骋怀，怡志养心。因此，汪曾祺曾下断语说：祖父很有些浪漫主义气质。有一天，祖父喝了点酒，忽然同孙儿说起他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，说得老泪纵横。虽然，年少的汪曾祺不谙世事，不明白祖父为什么要跟一个小孩子说起他的艳遇，但是他凭着直觉，“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”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性情的活生生的人，不装，不端，不假，不伪饰。
周

H 读史侧翼 黄卿

落榜没什么大不了

高考分数一出炉，结果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面对高考的失败，很多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：有人选择复读，有人就此放弃，有人悲观失望……甚至有人自杀轻生。此时的学子不妨漫步唐诗宋词的宫殿，看看古人的落榜经历，就会明白：金榜题名固然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名落孙山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这首妇孺皆知的《枫桥夜泊》是唐代诗人张继落榜后所写。诗人参加科举榜上无名，心情苦闷就跑到苏州旅游散心。一个秋天的夜晚，他乘坐的小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的枫桥边。落月，啼鸦，寒霜，江枫，渔火……引发了他无限的忧愁。一夜无眠中，苏州城外的寒山寺钟声杳杳，传到了他的小船上。他触景生情，有感而发，便写下了这首言浅意深、意蕴丰富的小诗。张继也因此诗一举成名。可见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机会总在某个角落等着你。

无独有偶，宋代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落榜之后做词一首《鹤冲天黄金榜上》“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。明代暂遗贤，如何向。未遂风云便，争不恣游狂荡。何须论得丧？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烟花巷陌，依约丹青屏障。幸有意中人，堪寻访。且恁偎红倚翠，风流事，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！”你皇帝老儿不让我进士及第去做官，我不做官，又奈我何！在词坛上叱咤风云，难道不是一样的辉煌？考试的失利恰恰成全了他，后来正因为词人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专心致力于“奉旨填词”，才使他成为中国词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词家。他的作品达到了“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”的相当普及的程度。他死后的确获得了“白衣卿相”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。由此看来，柳永考场失意换来文学上的得意，正是“有失必有得”。

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科举落第后写的《不第后赋菊》。黄巢用最简洁朴实的语言，写出了豪气冲天的气魄。落第不但没有使诗人伤心惆怅，反而激发出令人心潮澎湃的豪情壮志，可谓是愈挫愈勇。黄巢后来领导农民起义，一度自立为王，建立大齐政权，对唐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实现了他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的豪言壮语。

实现梦想的道路有千万条，高考只是其中的一条。此路不通，大不了我们另辟蹊径，只要你不放弃努力，成功就在前边等着你。
周